



重慶曾經有家“飛鴻堂”

□王小迅

重慶曾經有家飛鴻堂，聽這名字，好多人誤以為這是一家武館，或者是哪家“操扁掛”的打打行，其實是文化人的殿堂。

江南有西泠印社，西南有飛鴻堂印社。西泠印社在杭州，飛鴻堂在渝州（重慶）。

飛鴻堂的來源已久，查資料得知，在清雍正年間，有一位治印高手叫汪啟淑（1728年~1798年），這位老先生著有“飛鴻堂”印譜一書。

到了清乾隆年間，另一位學者、藏書家、校勘家陳仲魚（1753年~1817年），在所寫論印的書籍中，有一句“飛鴻堂上慣留賓”，其中又提到飛鴻堂。

重慶的飛鴻堂印社，20世紀20年代就有了，最早在民國路（現在的五一路）重慶市京劇團那個位置（當年叫王爺廟），有一家刻字店，取名飛鴻堂刻字店，飛鴻堂裡有很多刻字高手。飛鴻堂刻字店的字號印章，均是“帶卍字格花邊加梅花”，手工刻制很費時，製作繁瑣，這種工藝現已失傳！

民國時期的重慶飛鴻堂刻字店，聚集了很多金石高手，能工巧匠。因而刻制的印章，工藝縝密，產品質量高，有口皆碑。用行話說，當時的工藝水平，可以做到“寬能跑馬，密不藏針”。民國時期的飛鴻堂刻字店無疑是業界佼佼者。

1949年後從事刻字的工匠仍是手工業個體經營，包括飛鴻堂刻字店。1958年對全國的手工業者進行了改造，市中區個體刻字從業者全部集中成立了“重慶市市中區刻字工藝生產合作社”，1973年更名為重慶雕刻工藝廠，隸屬重慶二輕局工藝美術公司。

時任廠長李中樞（李中荃）先生既是刻字工藝高手，又是擅長金石篆刻的跨界篆刻家。李中樞雖布衣素土匠人出身，早年以刻字謀生，但他聰慧好學、勤習碑帖、廣讀印譜、臨摹佳作、深諳金石篆刻之道，弱冠之年便有操刀奏石之功。

集體化後他重新創建飛鴻堂印社，其目的是推廣普及篆刻藝術，仗之超越單純刻字店的工匠作業，使飛鴻堂既刻制普通的私人名章，又從事金石篆刻業務，雅俗共賞。

當時飛鴻堂從業人員黃華章、成鴻勛、李毓琛、唐俊皆該廠高手。李中樞先生也親自操刀治印，還特邀至交黃笑芸、曾右石、盛偉卿等篆刻家，客座飛鴻堂，

挂牌治印。

當時的飛鴻堂門市部裝飾典雅，櫺窗內展示出琳琅滿目高檔石章、象牙印章，牆上展示近現代名家書法真迹，是名副其實的書法篆刻聖殿。

金石學最早形成於北宋時期，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創者。他的學生曾鞏在《金石錄》中最早提出了“金石”一詞。這裡的“金”主要指的是青銅器及其銘文，而“石”則是指石刻，尤其是石刻文字。

1979年召開了全國第四屆文代會，文藝界的春天來了。1980年，文藝界終於擺脫了多年的精神桎梏。老廠長李中樞決定恢復飛鴻堂，將篆刻藝術發揚光大，繼續貫徹雅俗共賞的經營理念。1980年金秋送爽之時，在重慶雕刻工藝廠會議室裡，李中樞組織召開了恢復飛鴻堂經營的一次座談會。應邀參會者都是當年重慶書法篆刻界名流人士和資深前輩：黃原、許伯建、黃笑芸、曾右石、孟重興、傅則、程敦志、許彥白、毛峰、夏昌謙、程軍等。

老友重逢，交談甚歡，對恢復飛鴻堂經營一致支持。座談會上大師們個個揮毫泼墨留下墨寶賀。

為慶賀飛鴻堂能再開業，老先生們不辭辛勞，商承祚題了豎匾，黃笑芸題了橫匾，許彥白榜書了“飛鴻堂”三個繁體字匾，使重新開業的門市部增輝不少。門廳內又掛滿了許伯建、黃笑芸、曾右石等人的書法，掛牌刻印的篆刻家除原有的黃笑芸等人外又增加了傅則、程敦志、夏昌謙、程軍等人。

改革開放後，久違的外國友人、遊客、學者絡繹不絕來中國重慶，他們對中華文化十分欣賞，格外喜歡，對書法、國畫、印章都充滿好奇。飛鴻堂就在這段時間，承接了很多外國友人要求刻制印章的業務，20世紀80年代飛鴻堂進入鼎盛時期，名噪一時。

1988年底因房產權歸屬等問題，飛鴻堂被迫停業。從1958年至1988年剛好三十年，飛鴻堂的经营畫上了一個句號！飛鴻堂雖然沒有了，但重慶雕刻工藝廠還存在，商承祚所書的飛鴻堂印社這塊黑底金字豎牌匾，一直掛在五路路雕刻廠營業部，一直到2005年重慶雕刻工藝廠解散！

飛鴻堂輝煌的過去，廠長暨書法篆刻家李中樞功不可沒，為了實現弘揚篆刻藝術的夙願，先生作了很多拋磚引玉的工作。李中樞是重慶書法家協會第一屆理事和組織委員、重慶篆刻學會籌備組成員，是學會秘書長。先生於1986年因病早逝。（作者系重慶市郵政局退休職工）



飛鴻堂刻字店的字號印章



黃笑芸的書法



飛鴻堂刻字店的字號印章

高迪的曲線

□朱一平

“直線屬於人類，曲線屬於上帝。”打開電視機，經常聽到這句話。我覺得有意思，但沒有深究。後來得知，這句話是西班牙建築師安東尼奧·高迪100多年前的建築宣言。

自人類走出洞穴，築房建屋，橫平豎直是建築的標準。而高迪卻主張以曲里拐弯的曲線造房建樓，置疑嘈雜。好在那是全面改建巴塞羅那的時代，允許百花齊放，建築師們使出十八般武藝，將自己的作品矗立在街頭，座座都是上乘的橫平豎直。在左一排右一排的樓房中，一眼就能認出高迪的作品：以大西洋藍和綠為基調的彩色巴特羅之家，已屹立街頭一百餘年，依然具有奪目的辨識度，充分展現了高迪的曲線主義。這棟六層樓房，窗戶似外星人眼睛，屋脊似龍騰，連路標都是彎曲的，行走其間，有失重感，門、窗戶、屋頂、壁爐、走廊、樓梯、海葵形吊燈……所有看到的線條都呈曲線，波浪、漩渦……我彷彿絲滑地漂浮在海底龍宮，頭重腳輕。

登上屋頂，彷彿升騰天空：一條巨龍蜿蜒靜臥眼前，藍色的龍鱗，肉紅色的龍腹，明黃的龍脊，綠色的脊椎結……我遙想起中國的寺廟，據說靈感來自神話。

米拉之家，由奶白色石材構成，整個框架呈大波浪。藍色窗戶，房間形狀、天花板、窗戶、走廊等均無棱角；頂樓是紅磚砌成的穹拱環廊，光線明明暗暗，穿行其間，有些許未知的驚喜與恐懼；登臨頂樓，大片黃光耀眼！眼前所見，讓人有些穿越，是未來還是過去？！無數奶黃色雕塑似人非人矗立，幾個一組，壯碩扭曲的身軀，頭戴尖頂頭盔、威武站立，扁圓大眼遠眺天際，形狀各異的嘴巴大張，是在祈禱還是在呼喚？感覺他們是遺留在地球的天外孤兒。

高迪到底是人還是神，或是睡夢中受到上帝的点拨！高迪的父親是鍋爐工，母親是家庭婦女，家境貧寒，幼小的他又多病，常常獨處一隅……感覺他也是誤入人間的孤兒。

被稱為世界上最著名“爛尾樓”的聖家族大教堂，自1882年開始建設，至今沒有完工，因為140多年來，秉承民間捐款初衷，有錢了才修。牛的是即使沒有完工，早在1984年，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文化遺產；在2011年對外開放。這座被譽為“上帝的建築”教堂，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遊人前來拜謁或打卡。

我被教堂的外觀震撼，特別是環繞一周後。聖家族大教堂沒有遵循任何古典教堂設計的清規戒律，完全按高迪心中的教堂模樣和曲線理念：無數座高聳的圓形鏤空塔樓直接雲端，主體的三個立面雕塑講述了耶穌一生：誕生、受難、復活。整座教堂外觀，泥色厚重斑駁，彷彿由受難耶穌的骨骸筋絡組成，苦難畢現，滿目瘡痍，觸目惊心，直戳心靈。

滿心悲感進入教堂，嘩！丰沛的天光透過彩色玻璃如瀑布從天傾泄，束束光柱五彩斑斕，根根參天大樹般的立柱直達天庭……沒有古典教堂給人的莊嚴肅穆沉重，這里如同傳說中的伊甸園，陽光普照、草木茂盛、流水潺潺、鳥語花香……高迪讓受盡塵世之苦的眾生，來這里感受片刻的輕盈美好。悲憫眾生的建築大師啊！

最近聽說，西班牙政府終於看不下去了，伸出援手，撥出銀子，增加人手，要求必須在2026年舉行聖家族大教堂全面竣工儀式——紀念高迪逝世100周年。

雖然高迪如同神一般的存在，但如果沒有人助，恐怕不會有如此巨大的成就——若干建築中，17項被列為西班牙國家級文物，7項獲得世界級文化遺產殊榮。如巴特羅奇幻之家就是巴特羅出資修建的，這位商人豪擲千金，讓高迪狂燒！差點玩破產；米拉之家出資人富商米拉，非常欣賞巴特羅之家，於是請高迪為自己的二婚大典設計修建。

據說，高迪大學畢業時，校長面對他異於常人的畢業設計，痛苦糾結。最終還是給高迪頒發了畢業證書，並嘟囔：“我不知是頒發給了天才，還是頒發給了魔鬼。”

走進依山而建的古埃爾公園，如同誤入童話故事之中：巨獸大腿般支撐的回廊，世界上最長的貼滿彩色瓷磚的兩條蛇形長椅，原始森林般的百柱大廳，彩色蜥蜴龍……100多年後，見多識廣的人們，依然眼前一亮，感觸深刻，流連忘返。

當年，這座公園是富商古埃爾出資，請高迪設計建造的。他非常欣賞高迪，不在意高迪乖張古怪的脾氣，他說“正常的人往往沒有什麼才氣，而天才却常常像個瘋子”，高迪的每一個奇葩構思，他都欣喜若狂，一律舉手贊同。高迪與古埃爾，雖然跨界，卻靈魂相通。他支持高迪的事業，將其引入上流社會，在這里，高迪得到很多訂單。古

埃爾還推薦高迪設計聖家堂。

這些富商的財富，讓高迪放心大膽設計建造自個心儀的建築，從而給西班牙和全世界留下了建築藝術奇蹟。而這些富商也得以名垂青史。

高迪並不缺錢，也有大房子住。但他常年穿著簡樸，有時還衣冠不整，他習慣獨處，少言寡語，不擅長與人打交道，所以不娶老婆。修建聖家堂幾十年，他就住在工地。他經常靈感降臨，突發奇想，必須現場指導，付諸實踐。一個長年混迹建築工地的老頭，形象不光鮮很正常。所以当高迪被電車撞倒在地時，熙來攘往的人群以為是位流浪漢，無視走過。高迪倒下那天，巴塞羅那舉行有軌電車通車典禮。很久過後，還是位老太太認出他，這是高迪呀！偉大的建築師！趕緊送往醫院，但已經晚了，搶救了幾天，高迪還是走了，享年73歲。

高迪出殯那天，全城人帶著內疚和歉意，都出來為他送葬。建築天才高迪，以流星罕見的波浪運行方式墜落。

（作者系資深媒體人）